



採訪／撰文·伍詠欣 攝影·劉玉梅、譚志榮、伍詠欣  
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「堅二」，沒有人聽過。那是一間小學，一間還有七年就注定要結束的小學。

那間小學，小到一個地步，你未必很容易在全港小學升讀指南裏找到；在網上打入「堅二」二字，你最先會找到日本八十後輕小說作家井上堅二。然而，就是在這麼小的地方，一羣教育工作者、一羣家長、一羣小學生，決心追逐他們很大很大的夢想。

那個夢想叫做：我鍾意返學。

記者花了十個月時間追蹤「堅二」上課的情形、轉校生、家長以至老師的轉變。「堅二」沒有獎牌、沒有歷史、沒有校友、沒有七年之後的生命；有的是珍惜現在、有的是留白的時間和空間、有的是「我鍾意返學」的夢想。

在這間小學，學生犯錯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能培養出教育工作者包容的胸襟，能接納未完成，能接受不完美，可以看到成績以外學生的各種優點，繼而改變習以為常的教學方法。

十個月之後，真的有天堂嗎？困難仍然很多，資源限制，課程限制，要數其實數之不盡。可是，至少，有人踏出了一步。有人出現了微妙的改變。把所有小改變加起來，誰說絕對不會帶來大改變？

「我希望有一個新地方，可以提供心目中的理想教育。」

學生都樂於與校長蕭婷打招呼



# 開學啦 新生命的第一天



早上7點半，天已光亮。坐巴士上山，半睡半醒來到觀塘的順安邨。幾個身穿黃色運動服的學生與我一同下車，我跟着他們穿過露天停車場入口，轉一個彎，眼前先迎來一個仍在維修的籃球場。

## 校長也有夢想

地面灰濛濛一片，四面有膠帶圍起施工範圍，旁邊就是學校。粉藍色外牆的一面掛上校名，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第二小學（下稱：堅二小學）。火柴盒般的校舍高六層，外牆分別塗上不同淡粉色，方正的外形多了一點活潑。

踏入9月中，天氣仍未見清涼。校長蕭婷站在校門，跟學生打招呼。

"You're five minutes earlier today, good job!" 她向一位少數族裔女生說。

另一位媽媽目送兒子踏入校門，校長問他，"What do you say to your mom?"

"Byebye." 男生向媽媽揮揮手，拿出學生證「打卡」。

今年是蕭婷接管這所學校的第二年，學校的「壽命」只餘下七年。學校前身是葛量洪教育學院校友會觀塘學校，由司徒華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創辦，2008年因收生不足被殺校。隨着觀塘區內有多個公共屋邨及屋苑落成，校舍被凍結七年後，由政府主動邀請辦學團體營運，不過辦學權只有九年，是全港三間「短命學校」之一。

## 「九 年 限 期」是 起 點 不 是 終 點

蕭婷接任堅二小學校長一職之前，在舊校已任職十七年。由普通教師轉為英文專科老師，再升為主任及副校長兼任行政工作。蕭婷說，如果不是限定九年的任期，她也未必有打算做校長，因為她未能有心理準備把一生人都投進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夢想。「在前線繼續教學，直接影響學生當然沒問題，但是要在校長的位置，才能改革，才能帶動老師改變教學模式。我希望有一個新地方，可以提供心目中的理想教育。」

## 什麼是理想教育？

「學生可以鍾意返學，發掘到自己的強

項，從而帶動到平日的學習。只要能夠提升學生返學的動機和動力，我已經滿足。」

為了「我鍾意返學」 你去得幾盡

可是在催谷文化下成長的學生，有幾多個講得出「我鍾意返學」？

為了這個理想，校長可以去到幾盡呢？

曾有研究指出，假如學生不用放假，用兩年半的時間，就可以完成六年的小學課程。為什麼小學的基礎教育需要定為六年呢？除了學習知識之外，學生在學校還學會什麼？在羣體生活中，學會與人溝通的技巧；在各式各樣的體驗中，了解自己的強弱項；在面對挑戰的時候，嘗試用創意解決問題。

這一切，不是每天坐在課室八小時聽老師講書就能學到。於是，學校的時間表出現了新意。

午飯之後，不設常規課堂。換言之，中英數等學科，下午不是屬於你們的，下午是一個不一樣的學習國度。

（左）四年級學生在下午校本設計課所創造的「理想校園」

（右）學校鼓勵同學善用早會前的時間，逢星期一三五的早上是晨讀，逢星期二四則是體育活動。



# 教學理念

## Learning By Doing

這個主意，由推廣不同教育理念的民間組織「教育大同」提出，沒想到可以與校長一拍即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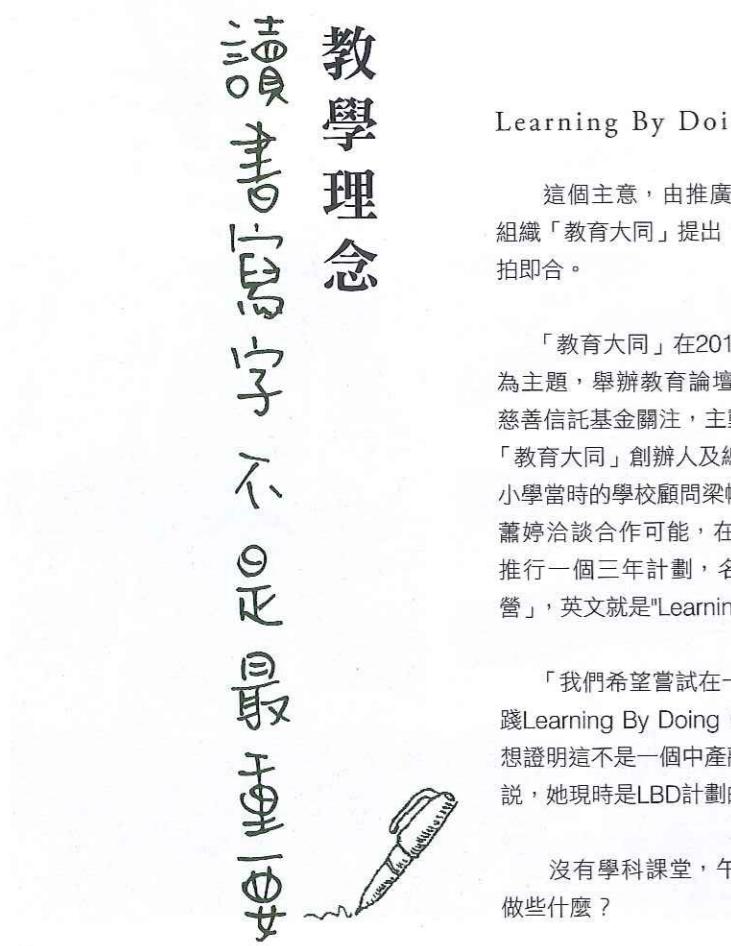
「教育大同」在2015年以「我要真假期」為主題，舉辦教育論壇，其後吸引到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關注，主動邀請機構申請資助。「教育大同」創辦人及總幹事張惠侶，與堅二小學當時的學校顧問梁幘慧博士，已經與校長蕭婷洽談合作可能，在賽馬會推動下，決定推行一個三年計劃，名為「感·創·做大本營」，英文就是"Learning By Doing"。

「我們希望嘗試在一間本地主流學校，實踐Learning By Doing (LBD) 的理念，我們想證明這不是一個中產離地的口號。」梁幘慧說，她現時是LBD計劃的課程統籌。

沒有學科課堂，午飯之後，堅二小學會做些什麼？

「我們嘗試實踐 Learning By Doing (LBD) 的理念，我們想證明這不是一個中產離地的口號。」

LBD段時的花藝堂，學生在製作書籤。



不可能改變。我可以『豪』一年的時間讓老師從旁觀察。」蕭婷相信「教學相長」，老師在下午體驗到LBD如何帶動學生投入，很自然就會反思老師在課堂上的傳統角色。

「老師不應該是講者，而是支援者。」為免老師佔用太多時間講書，校長規定每堂完結前十分鐘，設有提醒鐘。「老師一節課教十件事，學生可能只收到五件事。為什麼不是一開始就只教五件事呢？」

## 每個老師都有自己的魅力

校長曾經也是老師，她笑說自己一向不太理會教科書的課堂計劃建議，但會用盡所有的視聽教材，配合唱歌、看新聞、講故事等不同方法，讓學生投入課堂。「我不敢說每一次都成功，但學生會感受到你的用心，這已經可以改變他們的心態和學習動機。」

蕭婷相信每個老師都有自己的魅力，只是因為被教學進度牽着走，沒有時間花更多心思備課，廢掉了自己凌駕框架的能力。「如果老師每堂只用十分鐘教授需要的知識，其餘時間可以讓學生討論和表達，已經是很大進步。」

梁幘慧（左）與張惠侶（右）是LBD團隊的核心人物



# 上學大作戰

$$a^2 + b^2 = c^2$$



「黃老師早晨。」開學已經接近兩個月，黃翠霞老師踏入一年級的課室，一個個小人兒起立鞠躬後，規規矩矩地坐好。

## 課堂經常被「生理需求」打斷

黃老師先與同學複習昨天學過的韻母，她從百寶袋拿出詞卡，貼在黑板上。學生們跟着唸得頭頭是道，a~o~e~i~u~

「老師，他在抬底踢我呀！」小男孩氣忿地投訴。

「我沒有呀！」另一個回答。

課堂第一次被打斷。

黃老師主持公道之後五分鐘，後排又有幾位同學由椅子坐到地上去。

課堂第二次被打斷。

於是，她決定把同學都請到「基地」坐好。一人拿起一張紅色矮凳，排排坐在黑板前，與老師零距離接觸，終於可以稍微專注一點繼續課堂。

這時，四十分鐘一節的課堂，餘下不到十五分鐘。

每一次被打斷，黃老師要費力將同學的心思帶回來。「這兩個月的確適應得相當辛苦。小一的同學很難坐定，常常魂遊，其實他們這個年紀真的比較需要郁動。」黃老師課後跟我說。

由幼稚園升上小學，小朋友要面對的最大挑戰，是學習自理。「9月時更混亂，校服穿錯，書包、鉛筆都會弄丟，廁所又用得污糟。太快逼學生寫字讀書，但他們還是瀨屎瀨尿的哭喊模樣，怎樣教呢？」

學校位於屋邨，不少學生來自基層家庭，家中支援不多。過去兩個月，黃翠霞花了不少時間教導學生自理和品德。「能夠令自己乾淨企理整齊，有助同學建立自信和安全感；學會愛護學校，最後才會有歸屬感。滿足到這些基本的需要，再談之後的學習也不遲。」

同一天下午，我終於第一次參觀LBD的課堂。五樓和六樓都分別有課室被改裝成大型功能室，一間是放滿鋸和鑽機的自造工具房，另外兩間是色彩繽紛的設計及創意空間。

黃老師質疑，政府或其他學校掛在口邊的自主學習，只是「老師想學生自動學習」。

## 不可用剪刀指着別人

「二信班」的同學先在門前排好隊，一組進入課室。黑板上貼着CreativeKids導師的上課守則：不可用剪刀指着別人；要排隊；不可搶用物品；要安靜；舉手發言。不守規則的同學會被停止活動五十秒。

是次創意藝術課的主題是「海底奇觀」，白板上還貼着好幾幅海洋生物的相片。今天已經是第七節，也是最後一節，同學的作品有用雞皮紙紮成的鯊魚和劍魚，也有用幼膠條綁成的布條水母，看起來像一個大燈籠的支架。

「為什麼做水母？」我問。「因為影片中的水母很可愛。」同學答。

同學在課室安頓好，已經是五分鐘之後的事。導師秋明請同學穿上圍裙，分組回到座位。黃白藍的圍裙，早已染上許多不同顏色。小男孩的手不夠長，摸不到圍裙背後的魔術貼，旁邊的組員自動出手幫忙。

「這兩個月的確適應得相當辛苦。小一的同學很難坐定，常常魂遊，其實他們這個年紀真的比較需要郁動。」

小一的學生都坐不定，老師要定期讓學生有走動的機會。



導師秋明開始講解今日的步驟，同學需要為各組的製成品上色。「我現在把點心車推過來。」同學十分興奮，點心車甫停定，好幾個同學已經衝前想拿工具。

「不是說過要逐個排隊，由組長代領工具嗎？」秋明沒有責罵，只是提醒同學，他們又真的乖乖地回到座位，等候下一步發落。

由分配畫筆，到決定顏色，誰先上色，負責的範圍，都要由同學負責決定，老師Marina從旁引導其中一個小組討論，他們的創作是一條紙紮鯊魚。

### 為了一種顏色而爭吵

戴眼鏡的小男孩說：「我要油白色。」Marina更正他：「你建議油白色？」然後同學七嘴八舌地討論，最後，他們一致通過這條鯊魚要有黃色、藍色、白色和橙色。

「我要第一個上色。」Marina問其他同學是否贊成，大家各自報上次序，Marina確定同學都一致贊成所有決定才讓小組動工。

這個討論過程，也是另一個五分鐘。

### 「戰後」如何和平相處

課室另一邊傳來吵鬧聲，大佬般的男生堅持要為彩色鯊魚的支架塗上黑色，大家姐模樣的女孩不肯。回過頭來，男孩已經伏在桌上不肯回應老師Marina的提問，Marina也就由他發脾氣。

過了三分鐘不到，男孩已經拿着黑色箱頭筆回到小組，繼續自顧自上色。女孩高聲責罵他：「秋明姐姐說過不可以塗黑色！」男孩也大聲回駁，「她剛剛才說過可以！」二人你一言我一語，「我驚你呀？」「都話唔得咯！」——終於，女孩找來Marina主持公道。

聽過二人解釋，Marina提議二人不如找秋明問清楚。

「上次不能用黑色，只是怕你們弄髒膠紙。現在上色可以自己決定，鯊魚是屬於你們小組的。」秋明耐心地釋解。

二人聽罷，就沒有再爭持。男孩得感說：「都話㗎啦。」女孩沒有理他，也拿起黑色筆，為鯊魚支架上色。

回到紙紮鯊魚那一組，說好的白色、黃色、藍色和橙色，已經通通混作一團墨綠色。同學們用同一枝畫筆，沾上不同顏色，也沒有介懷究竟成品如何，大家上色已經自得其樂。

觀看另一組的劍魚，男孩小心翼翼地在畫筆左右兩端分別沾上白色和紅色，塗上魚身時，就變成漂亮的粉紫紅色。「嘩，好靚呀！」小男孩驚歎混色帶來的效果。

課室內雖然很嘈吵，同學們都有講有笑，但是同時專注在創作小組的作品。小組內各自分工，有人上色，有人剪布，有人貼膠紙，有人穿孔……自動波得令人驚訝。下課前，秋明預留了時間讓同學洗手、清潔用具、執拾課室。

同學們自動自覺在課室門前列隊，大佬與大家姐已經攬頭攬頸地說笑，大家姐還教大佬如何洗走手上的顏料。

「你們剛才不是在吵架嗎？」我好奇問。

「嘈完啦，我哋係好朋友，識合作㗎嘛。」大家姐笑說。

然後二人一齊有默契地拿起掛在頸上的名牌，向着我說：「警察咪郁！」二人又笑作一團。

我問秋明，同學一直都是這樣嗎？

「當然不！第一堂的時候，同學對於下午的課堂完全沒有概念，在課室周圍行，東摸西摸。」秋明哭笑不得。黑板上的規矩因而出現，同學到第三四堂就開始習慣流程。「起初都是各有各做，幸好有老師幫忙，建議分組方法，又選出組長，同學也開始學會合作，大家都需要時間建立關係。」

秋明在CreativeKids也有教班，但外面的小班始終與學校的大班有一段距離。雖然上課時已經分成四個小組，但是秋明與老師都要各自看顧兩組共十人。「假如一個導師對三四十人，導師與每個同學溝通一分鐘，都已經可以落堂。」

### 老師獲得啟發：做不完不重要

老師Marina課後與「教育大同」的團隊分享體驗，表示自己今堂開始管少了一點。做老師總會在上課前定下課堂的流程、成果，一定要完成到一件事。「這七堂課讓我明白，有時做不完不是重點，而是同學在過程中學到什麼。學生平日很少用如此長的時間一起完成一件事，是一次很好的合作訓練。」Marina有感而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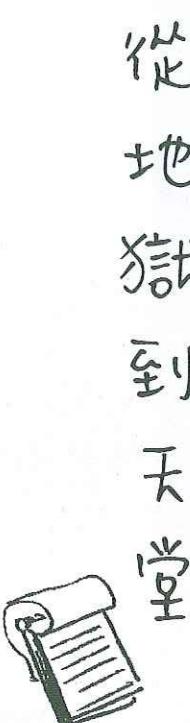
黃翠霞老師也有份帶領小一的同學上設計課，她認為能夠完成作品，對學生而言也很重要。「完成到一件事會帶給同學成功感，如果時間不足，我們下學期應該減少主題數目，同時加長每個主題的課節。」LBD計劃實行兩個月，黃翠霞老師一直從旁觀察，作為課程組的負責老師，她也蠢蠢欲動。「下午的LBD課程是否可以與上午的常規課程結合？例如常識科或中文科可以再深入一點介紹海洋生態，讓學生在課堂上討論和分享，學生不只學會視藝技巧，也能夠得到生活上的知識。」



(左) 導師秋明指出，學生覺得一件作品是否完成，與成年人的角度相差很遠。

(右) 同學合作紮成水母的支架後，就分工剪布、上色和釘孔。

## 兩個插班生的經歷



從地獄到天堂

10月的最後一個星期，「二望班」迎來第一次中文默書結果。張貝禎老師發還默書簿給同學，周日行一臉不情願地接過，好像已經知道自己會低分，一打開，只得三十幾分。低分是他的宿命？有辦法改變嗎？假如努力學習，有足夠的時間，結果是否可以不一樣？（按：欲知半年後日行成績如何，請翻至第56頁。）

「起初派工作紙給他，看也不看已經直接表示唔識。雖然今次默書不及格，但是以一個上課完全不肯嘗試答問的學生來說，已經很好。」張老師沒有責罵，只是叫日行加油。

### 學校的要求大過天

日行今年九歲，有學習障礙，從自然學校轉到堅二小學，插班二年級。學校推行普教中，日行卻完全不懂普通話。上課時，日行沒有主動舉手，張老師主動向他提問，鼓勵他以廣東話回答，日行想了想，最後也沒有開口。

這一切，媽媽Salina都知道。

升讀小一之前，日行已被診斷患有輕微的讀寫障礙。幼稚園的課程簡單，見不到真章，真正的噩夢在入學之後發生。日行升上一

間津貼學校，幾個月之後，Salina與丈夫已經發現日行的能力真的應付不來。

放學回家只要接觸到任何與學校有關的東西，日行都會有很大反應，發脾氣、擲物發洩等不在話下。「我不明白為何體育科都有筆試，又要強迫學生去聽音樂會，還要提供入場券證明，但是學生根本不知道自己欣賞了些什麼。」Salina認為，主流學校許多要求都是為做而做。「先別管日行是否跟得上進度，為什麼小朋友上學以外的所有空間都要被填滿？為的就是應付學校要求？」Salina形容日行變得像一隻野獸，家庭關係和氣氛都大受影響。「如果不是因為他有如此極端的反應，我們也可能要他繼續『死頂』。」

### 為孩子留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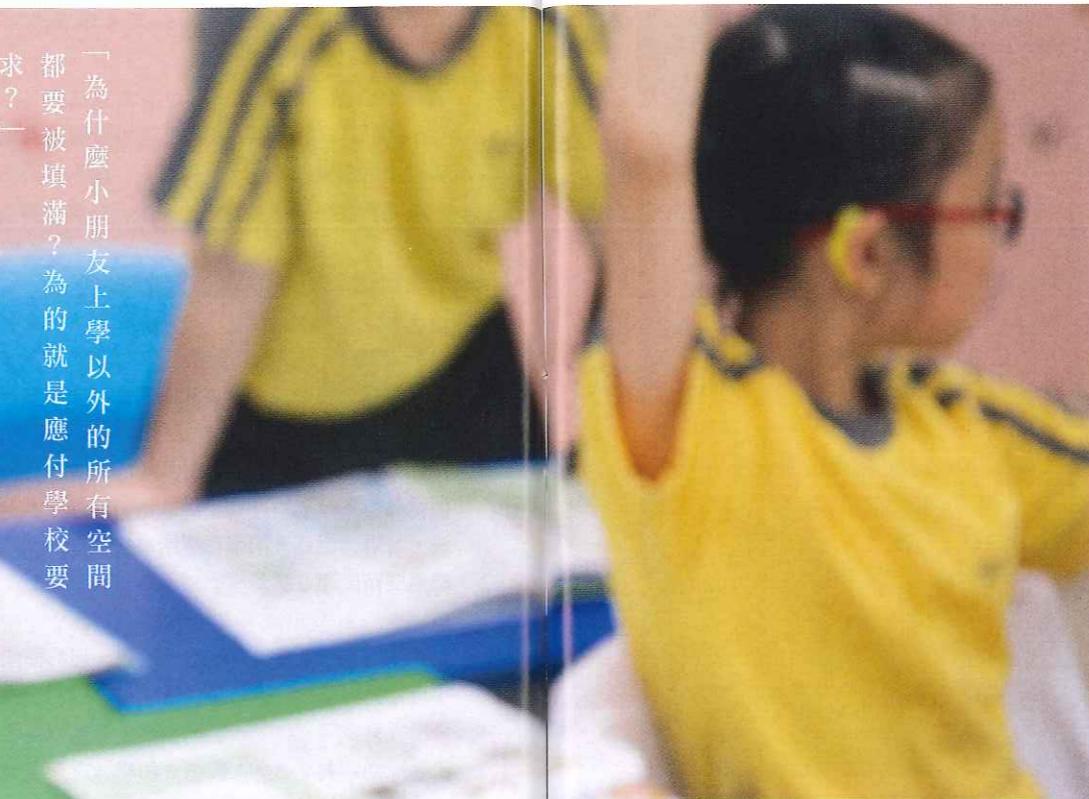
於是他們轉去自然學校，沒有功課，不穿校服，自由的校園似乎會比較適合日行。「後來又發覺，日行是學習上需要特別照顧和輔導，自然學校是私校，沒有這方面的支援。」Salina說。自從知道日行有輕微讀寫障礙，Salina已四出尋找方法及學校，最後她從「教育大同」得知堅二小學的下午安排，在8月臨急臨忙為日行轉校，她形容自己是「殺

入學校」。「下午可以玩，我知道一定適合日行。其實與大人打工一樣，小孩也需要平衡。全日制的上堂時間長度，實在太痛苦。」看在Salina眼內，日行現在返學已經比較開心，就像辭掉一份根本打不來的工。

午飯鐘聲響起，日行才放鬆下來。半小時吃完飯，之後是Peer Time，他與另外兩個死黨奔向有蓋操場打波。三人圍成一個鐵三角傳球，玩得不亦樂乎。校外的空地，則有同學三五成羣跳大繩。二十分鐘就這樣過去，同學們又集隊回到課室，是半小時的Self Time。Self Time是老師處理班務的時間，也是同學自修、看書、讀報、做功課的黃金時間。今天的家課冊只有三項功課，日行取出常識作業，先完成他最喜愛的科目。

時間來到1點半，下午LBD課堂迎來「留白」時間。

「留白」就是讓同學自行選擇想做的事。學校安排了幾項活動，有閃避球、看電影、玩Lego，另外還有自選活動。日行選擇與同學們分享他喜歡的音樂，像個小DJ一樣。「我最鍾意留白時間，因為我鍾意做什麼就做什麼。」日行咧嘴笑。



為什麼小朋友上學以外的所有空間都要被填滿？為的就是應付學校要求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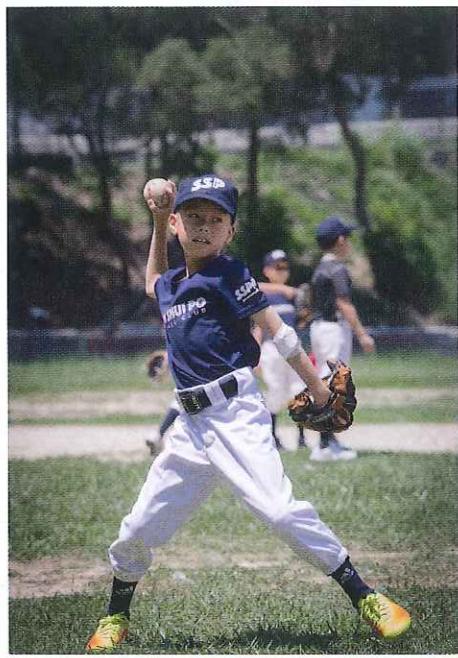
Salina表示堅二小學是目前唯一令她放心的學校，會讓日行讀到畢業。

## 教育不是工廠

一個半小時很快就過去，Salina來接日行放學，順道跟張老師了解日行的學習進度。「這一次默完才知道他真的不太聽得懂老師講什麼，日行一直也沒有向我求救。」張老師教Salina回家利用電子書，多聽課文幾遍，有助日行記熟詞語讀音。

就在早幾天，學校才舉行過一次家長會，Salina與班主任歐陽麗萍老師見面。考試定在年尾，為何這麼早就舉行家長會？「學校希望家長了解課程更多，與班主任了解小朋友的進度。」Salina說。提起這次會面，Salina表示獲益良多，因為老師在提醒了一些很簡單卻容易忽略的基本概念。「簽家課冊不是要家長為小孩對功課，見到錯都不要改，老師說改功課這是她的責任，不要做埋份工。」Salina認為老師很有心，有助家長放鬆，別太着緊孩子的學業表現。

「教育局要求每個學生都齊齊整整，學校就是一間工廠，負責啤一模一樣的學生。TSA (BCA) 就是要評核學生是否合格，偏偏日行就是過不了QC那一個，九歲還在讀二年班就屬於太慢。」Salina原本是幼稚園老師，接觸過不同類型的小朋友，她深明每個小孩都是獨一無二的。「如果日行的生活只為應付學業，他的分數很低。但是一個人放慢腳步，是沒有問題的，最重要是孩子知道自己有什麼能力。」



打棒球是日行唯一參與的興趣班，Salina希望為兒子的時間表留白。

## 關注孩子的歡樂指數

鐘聲響起，媽媽May來接陳朗熙放學。朗熙是在10月份才插班四年級，家住美孚，原本於黃埔讀書，是什麼事令他轉校？

「因為看見他的歡樂指數一直下跌。」

朗熙升讀小二之後，舊校換了校長，自此朗熙在學業和日常行為的表現都開始倒退。May與丈夫當時並不知道事態嚴重，後來才知道新來的校長風格似軍訓，老師受壓又波及學生。「最重要是朗熙覺得沒有時間玩。」爸爸說。

放學回家已經4時半，做功課可能做到食晚飯，還未計默書測驗。朗熙的情感豐富，但是語言表達較弱，甚少提及學校生活。三年級的暑假，朗熙連暑期活動都提不起勁參加，終於開口說討厭返學。「聽到這一句，我們心裏很不舒服。為什麼一個小朋友會討厭返學？」

May坦言，她與丈夫都因為朗熙轉校，對學習有新的想法。學校於上學期曾邀請兒童心理學家分享親子教育的方法，May與丈夫都有參加。May憶述，印象最深刻是專家要他們

二人參加了堅二小學在9月份舉行的校內家長會，感受到校長的熱誠，他們決定即時為朗熙轉校。「舊校校長每天站在門口與小朋友打招呼，但是兩年過後，校長連朗熙讀幾年級都不知道。我覺得校長在做門面工夫，而不是真正關心學生。」

以前May會逼朗熙換好校服就立即做功課，可是他總會拖延，上廁所、喝水、偷瞄電視，愈叫愈不肯做。「之後我嘗試讓朗熙先看一會電視，再溫和提醒他需要做功課，他竟然真的自動自覺去做，而且很快就可以完成。因為他知道完成功課後就是私人時間。」

以往完成功課後，朗熙已經急急腳離開，留下一桌功課簿讓媽媽收拾。「現在的功課不再討厭，朗熙樂意完成之餘，也會自動自覺收拾書包。」爸爸認為，要讓小孩自主，先玩後學習，也需要學校的課程和時間表配合得到。「假如學校每日都有十樣功課，玩完才做功課豈不是要做通宵？」

二人小試牛刀收到成效，決定進一步在學業上放手。May表示，對功課與複習其實十分消耗元氣。「朗熙答錯我就忍不住質問，不少衝突都因此發生。」加上學校連考試卷都不讓學生帶回家，家長不用對試卷就不會因為學生的大意出錯而生氣。不少學校都有測驗周，這裏只有評估。評估不會一次過進行，每

學校每日只有幾樣功課，朗熙放學後通常可以在一小時內完成。



May憶述朗熙轉校第一日返學，表情是擔心而非緊張。但是在第二天的LBD時段製作木頭車之後，朗熙顯然已經將舊校拋諸腦後。

科都會相隔個多星期才評估，模式只是一張工作紙。「評估感覺上比較輕鬆，我們也沒有為意，評估了我們也不覺。」爸爸笑說。

## 讚賞子女 同時改變了家長

家長都是普通人，人的想法是最難改變，二人為何可以如此開放接受新思維？也許是親眼看見朗熙的改變。這段時間，二人都反思應該如何調節自己的性格和情緒。爸爸引述專家所講：「將心比己，你每日準時返工，老闆有沒有讚你？但是你一遲到就把你罵個狗血淋頭，成年人也不好受，更何況小孩？細想之下，才發現家長太吝嗇讚美，做得好不會讚，做錯少少就開口鬧。」雖然不是什麼新鮮事，但是經專家一提，恍如當頭棒喝。爸爸不忘補充一句：「讚賞不能空泛，要明確讚賞小朋友的行為，例如有愛心、用心做功課等等。」

家長的改變，孩子一定感受到，尊重從來都是雙向。有時二人指正朗熙錯誤，他會像

平日在學校對老師一樣，說一句「係，多謝教導。」May笑言，那一刻，心裏的怒火就瞬間熄滅。又試過一次中文默書不及格，朗熙自知唔夠認真，回家後主動招認說：「對不起媽咪。」

我問，為什麼香港今日的教育如此功利？你們認為是學校影響家長，還是家長影響學校？爸爸沉思，徐徐地回答：「有什麼顧客就有什麼產品。公立學校由教育局掌控，就被迫跟從政府政策。但是私校或直資學校本來有自主空間，卻因為要迎合家長，所以催谷學生，可是，最後家長又是爭崩頭。有時，我都覺得香港人是自己擺嚟。」家長想為子女提供教育，都是希望孩子將來能夠成功。「假如一個小朋友能夠培養出有紀律、有創意、有愛心、有幽默感的性格，將來怎會不成功？」

朗熙還有一個弟弟，May已在小一自行分配學位時候，替他報讀堅二小學，新學年與哥哥一起返學。

朗熙轉校之後，May與丈夫一起學習改變育兒方法。



## 開學三個月

？！

？

轉眼已踏入12月的第二天，「教育大同」趁着星期五，請來Playright智樂兒童遊樂協會在下午舉辦Playright Day，並邀請家長出席。

步向學校之時，我離遠已經見到空地放滿鐵架、紙皮、竹枝，還有大量粉藍色塑膠磚。沒想到走到有蓋操場，還發現內有乾坤。充氣車咗相撲區的比賽，更由孩子自行議定規則、每人每次參與的時限等，高年級與低年級的同學都有機會同場較量。較為靜態的水泡波波池，也深受歡迎，同學們三三兩兩以水泡做靠枕，時而談天，時而玩樂。不過，最受歡迎的，莫過於操場後方的另一片空地，無論是學生、老師還是家長，都急不及待試坐「膠兜滑梯」，在一排鐵筒斜坡軌上滑下來。

別說小學生，連我見到都想玩埋一份。

數十個家長在旁邊看孩子玩，也十分享受。倒是有一個角落，家長都要伴在孩子旁邊，就是建築組裝區。地上放滿可上螺絲的金屬支架，還有螺絲批和士巴拿可供使用。沒有家長陪同的學生，自行穿好安全帽和反光衣，戴上勞工手套，執起工具和支架，已經開始在砌心目中的模型。

平日的自造課，同學們拿的可是真正的鋸刀和電鑽，這些工具對他們而言，算是小兒科。

(上) 家長不需要教導孩子玩遊戲，只需要在有危險或者孩子要求幫忙的時候才介入。  
(下) 遊戲需要有挑戰性，孩子才會有成功感。



## 家長放手 孩子找到真正的快樂

吸引到我注意的，是一位爸爸和女兒。小女孩看起來很文靜，一直靠在爸爸身邊行。爸爸帶她看過滑梯、去過相撲區，問她想不想玩，女孩只是怯怯地躲在一邊看。最後他們停在建築組裝區，爸爸為女兒戴上安全帽，搞足五分鐘才弄清前後方向。可是面對眼前的一堆材料，女兒也不太敢動手。直到爸爸將支架放到她面前，叮囑她小心別到手，她才小心翼翼地把玩了一下。

家長與小孩玩了十多分鐘之後，就一起到會議室聽講座，只留下孩子自己玩。

看着爸爸遠走，小女孩起初只是悶悶地坐在一旁，後來受不住沉悶，就去有蓋操場找班上的同學。沒多久，就看見一個與她相熟的女同學，拖着她的手跑去另一邊空地，套上紙皮，在其他同學搭建的支架陣中穿梭。我看著她的面容，由同學拖起她的手一刻開始放鬆，在空地跑跳之時，已經在大笑。

Playright為同學們預備的，都是一些Loose parts，充滿各種大小的洞，方便同學組合。同一塊磚頭，同一張紙皮，有着千奇百怪的玩法。大人可能看不明白，同學之間卻得到無比快樂。

回到會議室，Playright遊戲訓練員余啟賢正在向家長解釋「如何與小朋友玩遊戲」。玩都要學？正是。余啟賢由玩樂對小朋友的重要性開始講，再講到家長如何在日常生活陪伴

孩子遊戲。「玩就是呼吸新鮮空氣，讓小朋友玩，是滿足他們的基本需要。」余啟賢說。

從遊戲中學習，是大家都希望做到的方式，問題是如何做。

余啟賢播放了一個片段，是Playright其中一次活動的錄影，他請家長觀察片中的父親如何與小朋友遊戲。答案就是，他全程只是在兒子的視線範圍內坐着看他玩，直到兒子搬不動一條車咗，他才出手相助。

余啟賢解釋，家長並不需要陪伴孩子遊戲，只需要給予適當的指引，然後就是在旁觀察，在孩子要求，或是有需要時才介入。「最重要是，讓小朋友鍾意點玩就點玩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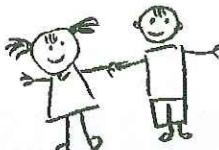
環顧數十位家長，部分看似茅塞頓開，也有部分人一臉疑惑。回想剛才家長陪着同學遊戲時，我最常聽到的就是「小心呀」、「睇住呀」、「別跑太快呀」的叮囑。講座完畢，余啟賢請家長再次回到操場和空地，嘗試用剛才的方法，觀察小孩遊戲。

同一位爸爸，回到操場後，女兒乖乖地走到他身邊。他帶着女兒，試玩剛才沒有玩過的材料。一瞬間，女孩膽怯的表情又再出現。

我嘆口氣，明白要改變一個人的想法，不是一時三刻的事。我步往空地旁的屋邨樓底，看見四年級的陳朗熙正在與班上最好的朋友，各自披上紅藍兩色的披肩，手執塑膠條在「比武」完畢，累得癱在地上休息。

遊戲不一定有目的，快樂就是一切。





## 衝出校園

上學期的考試之後，同學迎來了為期五天的「全日LBD」活動。

今天是「全日LBD」的第二天，班主任韓琳老師帶着他的大水壺，背上背包，步向「四信班」課室。課室內的同學已分成小組，囁囁呱呱地吵鬧。"Dingdong Dingdong"，韓老師戴着咪高峰說，全班同學停下來拍手回應「拍拍，拍拍拍」，然後慢慢靜下來。

**這一天 你的名字是「領隊」**

「四信班」同學的活動方向，是從上學期LBD活動「理想校園」延伸出來：一個互相尊重的校園應該是怎樣？導師Olive與韓老師引導同學思考平日的校園生活細節，訪問事務員。今天，他們將會出發去石硶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，參觀《勞力是……#窮得只剩份工》展覽。

不過，要由學生帶隊。全班二十六人，分成三組，每組有一位老師和一位導師「被帶領」。8點半，大夥兒一起出發。朗熙與另一位男生左右護法般，拖着韓老師的手落樓，暱稱他「韓老爸」。

導師Olive請同學在籃球場圍成一圈，心情興奮的同學一直在聊天，花了數分鐘才成功

圍到一個圈。Olive開始說明今日的行程，要他們自行決定小組的分工。同學們你眼望我眼，最後將視線投向韓老師。「今天你們才是領隊，事情要自己決定啊。」他趕忙退後幾步，離同學們遠一點。

同學終於開始討論，十分鐘之後，同學決定小組需要有組長、副組長、財政、時間員、保鑣二名。Olive拿出三百元交給負責財政的朗熙，就是今天九個同學連同兩位導師的交通費和午餐費。

「現在是8時45分，我希望9時10分去到彩虹站。」Olive派出另一個任務。「那就先行去巴士站看路線圖吧。」其中一個最主動的組員說。另一個男生一直不太投入，他跟我說，好悶啊，不如回課室上堂好了。到了巴士站，同學們才發現有很多車，不知道坐哪一架，同學們圍着路線牌，開始堵塞通道。這時，Olive才提醒他們離開，另派兩個同學視察。

由於不能使用八達通，同學還要知道每程車費是多少。探子用原子筆在手心記錄，報告每人需要五元，有同學懷疑平日只需要二元五角。於是又換兩人出去探路，幾次來回之後，女生終於發現有小童車費，找出比較便宜的路線。另一個女生拿出掌心大小的記事簿，開始計算所需費用。

「好像我真的是一个老爸，子女带我去旅行。」



離開書桌，學生要接觸真實生活才有實在的經歷。

停一下介入 迎一個奇蹟

離開展館，同學需要找一間餐廳，利用餘下的錢，讓一行十一人都吃飽，回到學校。「車費是七十四元八角，我們留起八十元，其他可以用來吃飯。」神算子說。

前往中心的時候，我留意到附近有數間看來十分便宜的大牌檔，心想午餐應該有著落。可我沒想到的是，同學竟然往反方向走，打算邊走邊決定。Olive只要求他們不要光顧連鎖店，連同老師，每人只有十八元可用。同學們站在不同茶餐廳前看餐牌，終於找到一間有散叫的公仔麵，一窩蜂衝了進去。適逢午膳時間，餐廳內也有不少客人。九個同學拿着餐牌，拿不定主意要如何落單。

Olive除了提醒他們要公平之外，就沒有介入他們的討論。花了十分鐘，我在一旁都感到有點壓力，害怕會遭人白眼，終於等到同學們決定完美餐單——分別是沙嗲牛肉麵、雞翼公仔麵和魚蛋麵共九碗，兩位老師也各得到叉燒湯意一碟。

當大家都在大快朵頤的時候，早上那位投訴很悶的男同學忽然有感而發：「今日係我最開心的一日。」為什麼？我問。其他同學開始搭嘴：「因為可以自己去參觀」、「有得看電影」、「自己買車票和搭地鐵」、「第一次找錢」……

來到全日LBD的第五日，同學沒有忘記主題是「互相尊重的校園」。為了協助學校事務員的工作，他們設計了一個可伸縮掃把、一附有垃圾桶的清潔用手推車……以及一張心意卡，向事務員表示感謝他們每天的辛勞。

習慣使用八達通的同學，第一次如此認真研究巴士路線牌。





## 六個月之後 學生的轉變



默書成績竟然是……

復活節假期過後，校園生活又重回正軌。去到「二望班」，日行剛好接來派回的默書簿，只見他急不及待打開默書簿，然後咧嘴而笑，握拳叫"Yes!"，究竟他拿到幾多分？

「91分。我也很驚訝，問起他的媽媽才知道日行在假期溫習過三次。」張貝禎老師說。

接着的課堂，張老師邀請三位同學出來角色扮演，演一次將要教的課文，日行竟然也主動舉手。不過他卻選了一個不用說話的角色，全程只需扮演睡覺，另外兩個同學分別扮演哥哥和弟弟，商量應否叫醒日行扮演的媽媽講故事，同學們也看得很有趣。

第二天的課堂，張老師派發一張簡短工作紙，讓同學二人一組討論。我看著她指定某

些同學一組，坐在日行身後的女生，是中文能力比較好的同學。二人拿着中文書，找出填充的答案，日行看不明白的地方，就問這位女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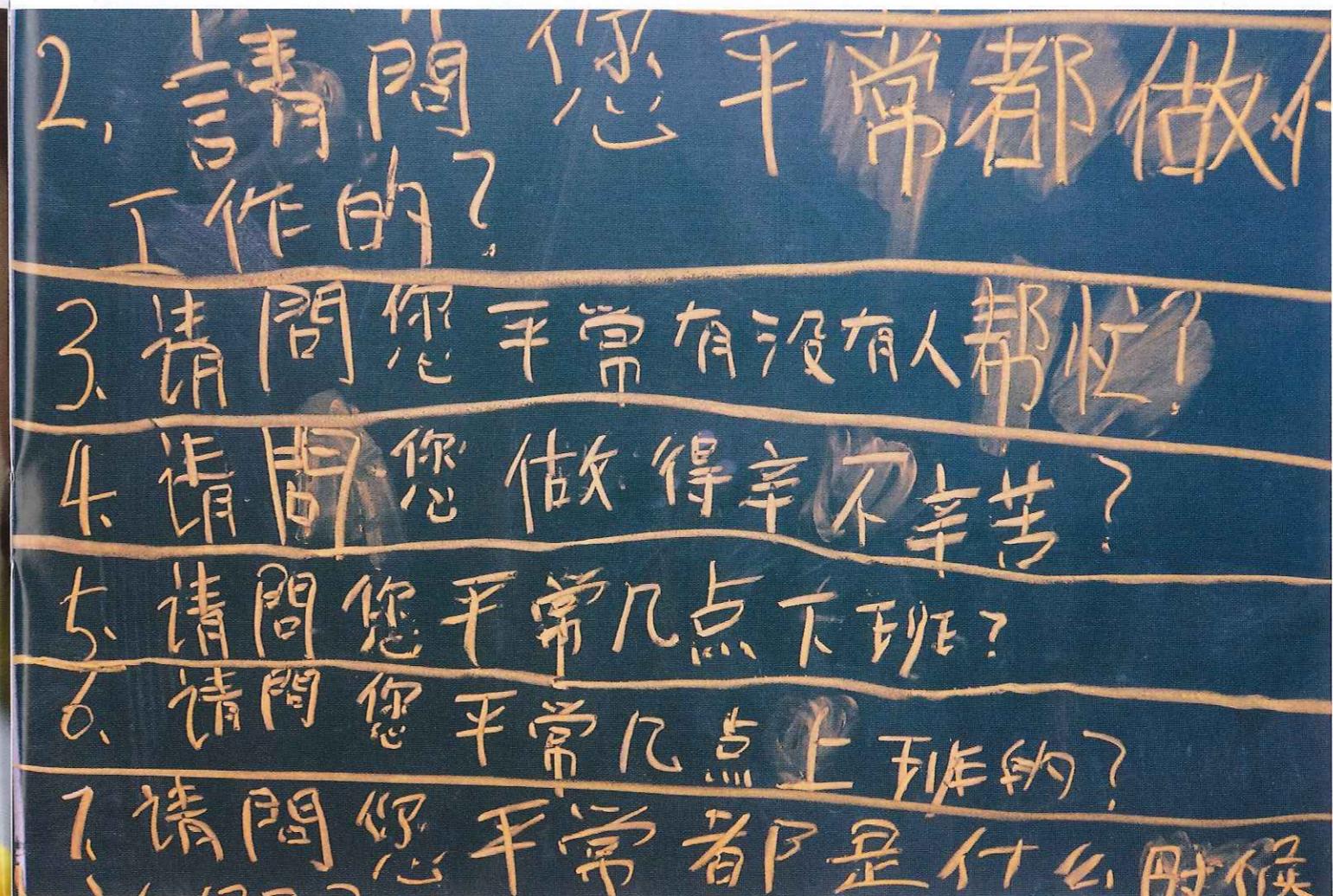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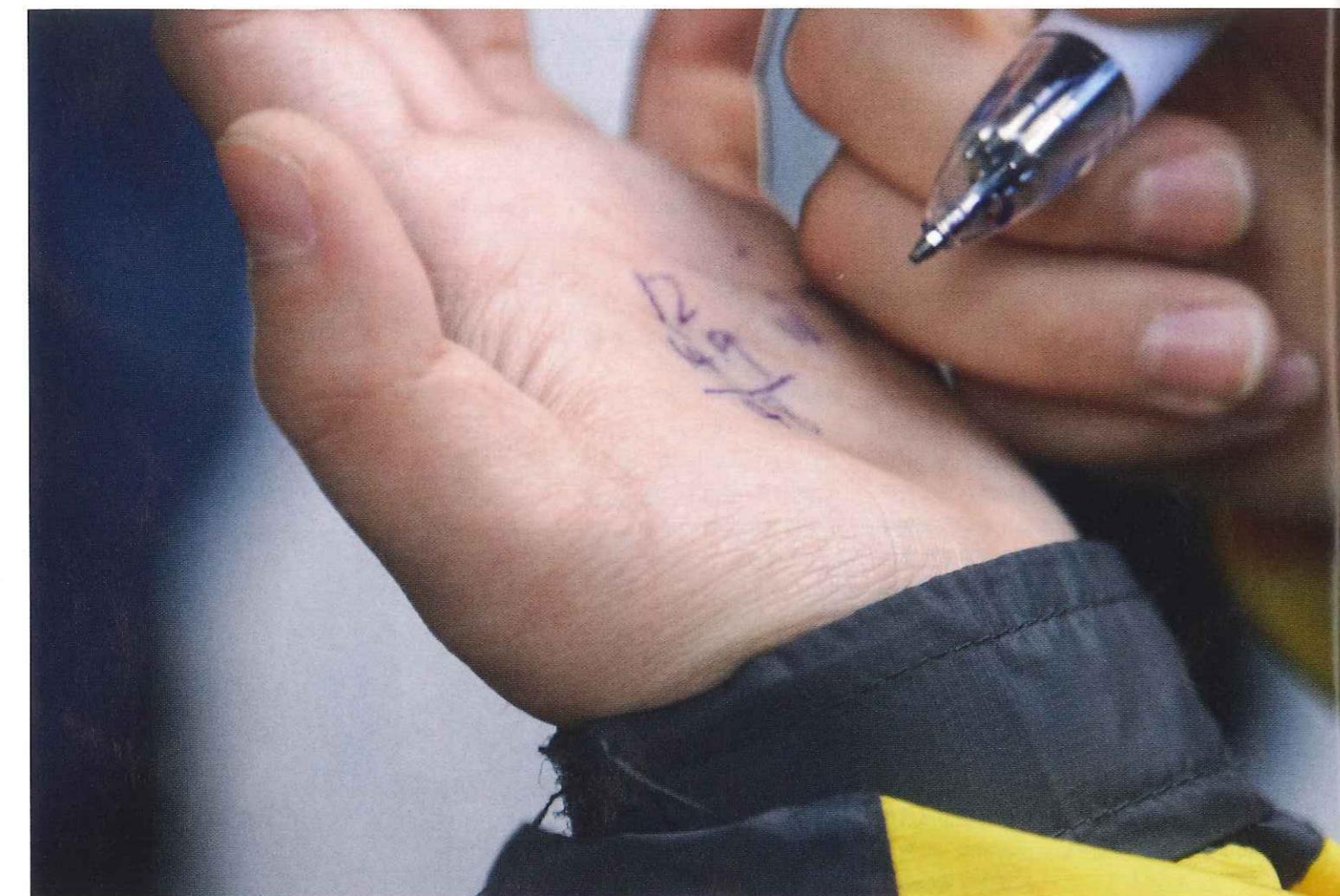
整個課堂四十分鐘，日行偶有走神，完成工作紙後也是會離開座位找其他同學談天，但總算能夠投入課堂。

「這兩個學期的觀察，加上親身落手做『全日LBD』，都有助我放多幾招入自己的教學錦囊。」張老師認為LBD課程有助自己反思教學方法，也相信LBD適合堅二小學的學生。以日行為例，他在創作和藝術方面很有天分，曾經在設計課做過一條魚，在開放日上台展示成品。「主流學校就是缺少一個空間，讓學生有更多輸入；如果沒有輸入，又哪來成果輸出？」張老師說。

全日LBD的體驗，也讓張老師思考何謂一個理想的時間表。「下學年可能會加入一些為期一兩個星期的主題學習，星期一至四在課堂吸收知識，星期五的早上可以帶學生體驗生活，之後作文也會有更多想法。」張老師也觀察到可以改進的地方，例如一年級的學生精力較小，需要小息、茶點，外出一個上畫或下畫都已經有點累。「所以就算外出，都是以半畫為主，一半時間去經歷，一半時用作鞏固，效果可能不錯。」

說到底，這又回到人手問題，外出需要顧及學生安全，去遠一點又需要交通，一班二三十個小朋友，至少需要兩個老師。學校又有沒有這樣的資源，容許跳出課室的學習呢？

LBD的主題式學習是跨學科，同學需要運用數學計算巴士車費，也需要善用在中文課學到的邏輯思考與常識課強調的觀察能力，決定訪問的方向。這些跨學科的學習，是否也應該算入課時的一部分？





張老師表示，低年級的學生在外出時，是學習生活禮儀的最好時機。

### 老師和學生都是表演者

同日，我再次去到「一望班」觀課，這次是一個連堂，八十分鐘的時間，小人兒真的可以坐定定嗎？

黃老師播出投影片，上面盡是各種擬聲詞。嘩啦、轟隆、嘻哈，黃老師請同學一起朗讀，同學都提起勁回應。所有詞語都讀過一遍，黃老師再抽問不同同學，答中在黑板的小組得分加分，同學踴躍舉手，搶得一分是一分。

過了十五分鐘，黃老師請同學到「基地」集合，同學熟練地拿起小紅凳，一排排坐在黑板前方。黃老師進一步要同學思考，各種擬聲詞在模擬什麼環境或動物。「呱呱是青蛙！」「沙沙是微雨，嘩啦是大雨。」小手高舉，此起彼落。

學校收了不少有特殊學習需要（SEN）的學生，每班總有一兩個。這時，開始有一些坐不定的同學，也許會打亂課堂，也許會大聲喧嘩，黃老師就要他們坐回座位一段時間，才能再加入基地。

之後，黃老師取出幾套詞語卡，邀請十位同學出來各拿一張答問題。有得玩，就連原本被罰坐回座位的都躍躍欲試，黃老師沒有漏掉，也有讓他們加入。

如是者三數次，黃老師見同學都掌握了運用方法，在最後二十分鐘，就請同學回到座位，拿出功課簿，小組討論造句，最後才回到個人功課。

課室後方有一個少數族裔女生和一個男生，另外有一位老師全程只教他們二人。他們人手一塊小白板，老師不斷用英語、廣東話、普通話，按他們的程度教同樣的擬聲詞。

「其實我再想破格一點，不要考試。」

八十分鐘的課堂，高潮迭起，我對黃老師說：「剛才你就似馬戲團表演一樣，拋完波又要飛刀再跳火圈。」她失笑，但也認同。「每次連堂都教到身水汗，但是同學在下學期有進步。我喜歡讓同學出基地，容易看到他們的反應，與他們互動也比較投入。」一個連堂，對於某些老師而言，可能會太長，黃老師就覺得還可以。「以剛才的內容而言，兩堂是剛剛好，如果只有一堂，熱完身教完知識就沒有時間鞏固。」

LBD推行大半個學期，黃老師認同LBD有助啟發學生的學習動力，「小朋友都期待下午的課堂，有得玩有得試，至少肯定他們不會認為學習是枯燥的。」作為老師，對全日LBD的印象其實更深刻。「我們是否一定要分科目學習？無可否認，某些知識的確需要特意安排才學到，例如代數，但是一星期的常規課程融入在LBD課程，我看得出高低年級的學生都享受主題式學習，因為學習沒有割裂。」黃老師帶過一年級去屋邨附近的超級市場購物，她指出看圖文會學到語文，找贖時會用到數學，坐

巴士去圖書館更加是常識科一部分。

### 功利是愉快學習最大的敵人

不過黃老師負責課程發展，也從實際角度思考。「一年兩三次全日LBD，我認為是值得，但是不得不考慮一個問題，就是如何回應到教育局的課堂安排指引？」在黃老師眼中，政府只是用最低成本的方式來辦教育，把學校當成工廠。「政府講小班教學講了多久？再小班都要一對廿五六人，如何有足夠空間讓老師引導學生討論、發掘和解決問題？」

教育局、學校、老師、家長，大家已習慣一套數字化的評量。「其實我再想破格一點，不要考試。」問題是，各方是否願意放手？如果家長只會問學生認了幾個字、教育局只會問學校的課程是否達標、老師又只會問學生成績如何，那麼，一切都只是空想。「哪會有一種方法，是可以評估到一個小朋友是否陽光、健康、好學、大方、有愛心？」黃老師說。



減少功課和評估有助減輕老師工作量。「花時間出工作紙，不如思考課堂設計。」黃老師說。

只要給予足夠時間，學生就有能力自行解決問題。



同學  
點樣  
論心

廚藝課時太少了，我還有地方想要搞清楚。

原來再不好看的東西，只要認真用心去畫，也會變得好看。

我得到許多人的讚賞，感動不已。

LBD 課程是寶貴的，我學到許多在課本裏學不到的東西。



我感受到團隊合作的強大力量！

不敢回答問題的我，居然在彩繪玻璃課回答了一個問題。

聽講座，有得玩，好開！

人有夢想，就像一條鹹魚。

# 課堂可以不完美 老師的反思



司徒韻芝老師是學校的其中一個「开荒牛」，見證五年班的同學升上六年班。起初引入LBD，她還擔心小六同學要參加呈分試，太多活動會分心。兩個學期下來，她覺得下午的課堂有助學生「喘氣」。「學校本身的文化不會僵化，着重平衡，逼學生到盡頭沒有意思。不過下午的課堂太豐富，看得出他們有一點心散和疲累。」

上年開校，五年級只有七個學生，學年完結後，人數增加至十五人，今年開學後，在上學期完結前，人數已增加至二十人。因為附近有屋邨落成，不少學生轉校而至。不過相對而言，已經算是全校最小班。司徒老師不諱言，上一個學年的小班教學，是她最享受的一年。

## 看到「學力」以外的優點

「平日上堂教知識，沒有什麼機會了解學生。反而是帶他們參加不同比賽，還有訓練營，讓我觀察到學生的另外一面。」司徒老師說。她在活動過程中會留意學生的表現，平日有機會與同學聊天時，就會以此為話題，可能提點他的過失，也可能指出他的優點。「老師能夠講得出學生的生活事例，講得出連他自己

也不為意的一面，他們才會有共鳴，才願意與老師分享。」

經過兩個學期的實驗，老師與LBD團隊都認同下學年可以令常規課程與LBD課有更多連結。在自造課程，六年級的同學曾經親手建造一個「魚菜共生」的水循環系統。「例如同學在數學課學圓形，在LBD課堂要鋸一個圓，需要準確量度大小，有機會把課堂學到的數學應用出來，不是挺有意思嗎？總好過在紙張上計算，計錯我又要他們再計過，學生悶時我又冇癮。」

## 一開始計分就會扼殺創意

六年級這一班的同學，能力比較懸殊，司徒老師常常為他們調整心理。「玩時玩，讀書時讀書，不能只顧讀書，不是每個人都會讀到書。」司徒老師認為，LBD其中一個好處是開闊了同學的視野，毋須所有主題都與常規課程有連繫。「例如在自造堂，同學有機會做木工，接觸電線，可能會發掘到其他興趣。難保有同學讀書不在行，但做木工真的很在行。」

當LBD要與考試和計分扣上關係，原來

學生也不習慣。由於常識科的課節較少，司徒老師與LBD團隊決定試行一次計分的主題，同學在自造課的Marble Run製成品會用作呈分。「雖然同學在第一堂已經知道，但是有部分同學反映計分反而沒有動力做，我都觀察到同學因為需要計分，會緊張結果，合作過程中也較易有爭拗。」司徒老師覺得，計分的作品，反而比同學平日不計分的作品遜色。「可能因為計分要規行矩步，不計分反而還有一點創意。」最後老師團隊都決定，下次再有需要呈分的作品，情願額外撥時間再做。

由於需要在3月考呈分試，課程趕急，六年級在下學期有一個下午都要用來上堂。「學生們當然是一個勉樣，看得出不太在狀態。原來大家習慣了下午不用上堂，某程度都回不了頭，連我自己也是。大家都習慣食完飯就動手做，可以行來行去。」

兩個學期的LBD觀察之後，司徒老師也有考慮在課堂如何運用更多活動教學。她以數學為例，即使是需要操練，都可以走出校園。「例如估算一下附近的大樹有幾高，不過五六 年級要背着『呈分』兩個字，課程安排又會有點尷尬。」

## 學生做老師 同學更專注

雖然司徒老師對活動式教學的可行性有一點保留，但是她已經在平日的課堂，嘗試讓學生自主學習。例如呈分試結束之後，她選擇讓學生做老師，教授其中一個主題。「我見同學考試之後都元氣大傷的模樣，就決定來點新意。上堂之前有同學舉手表示自己學過，我當下就請他出來教。一個講完，我就問其他同學有沒有補充。」司徒老師笑說。「這班同學很喜歡問問題挑戰別人，所以當同輩教書的時候，他們會聽得特別留心，希望可以找到破綻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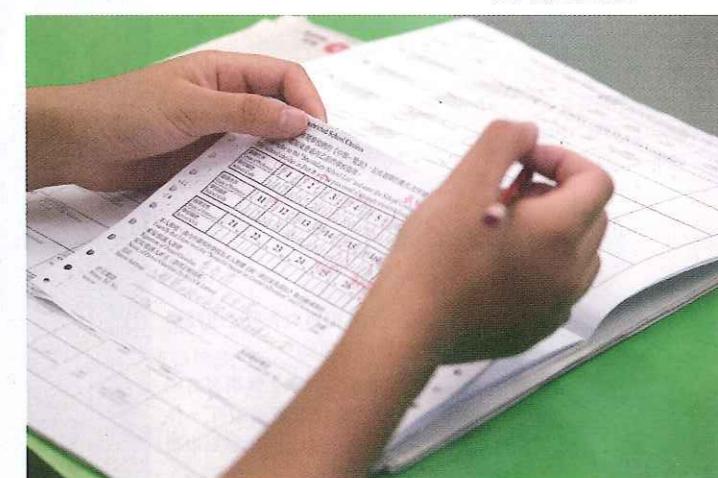
只要給予空間，放下老師的權威，就會發現同學的創作力量同幻想會嚇你一跳。「同學會用一些出其不意的方法，計算一條問題，有時我都看不明白，拿着功課簿問他們如何計算，因為他的答案是正確的。」司徒老師笑說：「教與學真的是互學，我常常都對學生說：你們比我聰明！」



接受學生原本的模樣，是教育工作者應有的心胸。



司徒老師笑言自己初出茅廬，什麼都不怕試。



小六同學填寫升中統一派位志願表，有多少個不一樣的「我」從此被埋沒？

## 自主學習 老師要陪不要理

當老師希望以更新穎的方法引導學生自主學習，但是由於制度所限，還是花費大量時間備課、行政、改簿，甚少有空間充實自己。上星期，校長連同幾位老師一起參觀天虹小學，司徒老師也十分認同校長的概念。「學生有一個學年的時間，合力解決一個問題。至於問題是什麼，由學生自行決定，老師只會提供一個大主題。」司徒老師曾問天虹的校長什麼需要準備，卻得到意想不到的答案。校長說，雖然他們會早一年預備大方向，但是最後的結果可能跟老師的準備會有很大出入，所以預備也沒有用。「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其實真的不用計劃太多，只要為學生提供一個空間，提供他們需要的材料，由得他們討論，就會有成果出現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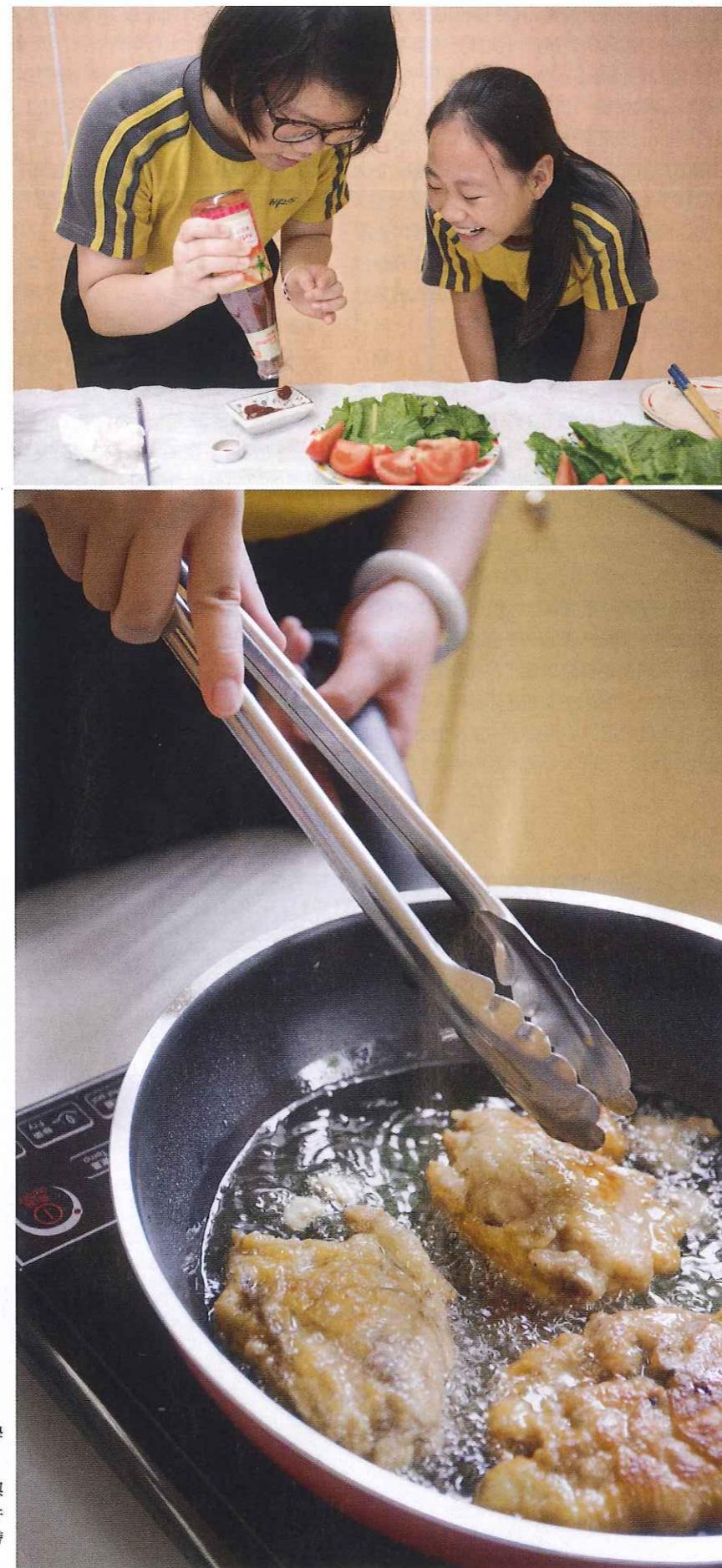
要做到這一步，司徒老師坦言最需要「同路人」。回到實際層面，校長與各科老師需要有共識。「我明白未必每個同事都接受這個想法，始終老師都習慣為學生預備好一切，最後要完成到一件事，才叫圓滿。但是要實踐自主學習，老師就要忍得住手，讓同學碰壁，甚至接受可能會沒有成品的結果。」

我問，你覺得最理想的教育是怎樣？「很簡單，教授學生知識，陪伴他們成長，這就已經足夠。」

經過兩個學期的LBD實驗，老師們決定改動下學年的一年級課程。一年級的老師們都已經有共識，決定實踐主題學習。上學期主要是小一適應課程，上堂不用教科書，主要是看圖書，先認字，下一步才寫字。科目只有中英數及體育，以遊戲和唱遊教學。午飯過後會有午睡時間，到時學生會一個個躺在禮堂睡覺。

(上) 犯錯與失敗，也是學習的一部分。

(下) 只要學生對學習有興趣，就會想辦法做好一件事。平底鑊是學生從家中帶回學校的。



在團隊活動學習合作，可說是將來踏足社會的重要技能。



呂淑嫻老師主要負責教一年級，她坦言未有LBD之前，自己沒有那麼放得開。由於學校不斷收到插班生，下學期開始，老師也要負責部分LBD課程。擅長煮食的呂老師，負責主理廚藝課。起初兩次帶班，呂老師都忍不住手，在過程中幫學生忙，怕他們受傷，怕他們炒壞食物。有一次，LBD計劃的課程統籌梁幘慧也一起幫忙，負責協助其中一組。呂老師見梁幘慧全程只是坐着旁觀，心裏納悶之際，學生最後端出來的食物也煮得似模似樣。

「原來老師放手，學生也可以做到。」呂老師頓悟。

### 讓他們探險 讓他們犯錯

下學期的第三次廚藝課，她決定讓五年級的同學由餐單開始討論，自行去購買食材。女生組打算做壽司，呂老師提醒她們要注意課堂是否有充足時間煲飯，同學們決定在家先煲好飯再帶回學校翻蒸。呂老師心知翻蒸的飯不會夠黏力，「但是那一刻我學會忍住不要提點，就狠心一點讓同學們犯錯吧。」

呂老師的心機沒有白費，五年級在一次中文隨筆中記下LBD的感想，廚藝班的同學都引述這次經歷，反思自己平日飯來張口的生活，又會指出團隊合作缺乏耐性的後果。「我們習慣一個完美的課堂，要預先設計引發動機的元素，要有學習目標，要有鞏固練習，就算教育局的外評高層都是以這些為指標。」這種思維，令老師們害怕課堂「收唔到科」，變相

也局限了學生自由探險的空間。

「相對老師派功課給學生做，我們相信同學主導，自學有興趣的題目，會有出人意表的效果。」黃翠霞老師說。

梁幘慧曾經在教育局工作，寫過體育課的課程指引，也曾負責外評學校，她笑言自己都曾經「做官」。參與LBD計劃，令她反思當日在教育局的工作。「以前常把全人發展掛在口邊，來到這裏才明白自主學習如何重要。」

訪問過的老師，異口同聲表示，擔心跟足教育局的指引，反而會令教學有很多掣肘。「指引只是寫『建議學校採用』，沒有寫明必須採用。」

### 教育最大的困難是改變觀念

梁幘慧說：「其實教育局從沒講過一定要測驗考試默書，只是列明需要有評估方式。」她明白，外評的官員總有一份評估指標，學校為安全起見，都會跟着指引。「改革的困難在於教育局和學校都是行政主導，編排課時和課程時，是以人手資源出發，是以方便安排出發。」

教育大同創辦人及總幹事張惠侶說過，LBD本身不只為學生，也希望老師在教學思維上有轉變。「要讓學生自主學習，先要令老師改變想法。想法改變，其他事情才有可能改變。」張惠侶說。不設分科、一日學一科、一

年主題學習，甚至六年後才做最後評估，這些教學設想，並非絕無可能。

當然，這又是難先還是蛋先的問題。老師不約而同表示，二十個學生的人數最理想。但是過去多年，政府投放在教育的資源沒有明顯增加。即使是小班都最少二十五人，大班則要三十人。校長預計明年需要加開四至六個一年級的大班，即使按比例增聘人手，學校還不時要接收因搬屋而至的插班生。要推行小班教學，可謂難過登天。

教學的理想、老師們的如意算盤，會否因外在種種環境而最終打不響？

呂老師曾把愛貓帶回學校，深受同學歡迎。明年的其中一個LBD活動，將會以照顧貓兒為主題。



後記  
：

每一次觀課，我總不禁想，假如我以前讀書像這樣就好了。

黃老師說，舊校的學生放學似放監。

韓老師說，他嚮往像孔子寓教學於遊歷之中。

司徒老師說，我們最需要同路人。

不知從何時開始，學校由傳道授業解惑的地方，變成優質出品的驗證工廠。學生不敢錯，家長不想學生錯，老師害怕課堂出錯……偏偏自主學習就是要學生冒險，冒險就有機會犯錯。

導師浩然講過，學生需要犯錯的空間。老師的存在不是要讓學生跟足指示做一模一樣的成品，而是在學生犯錯時，教導他們正確的方法。

同學不是不懂，只是未懂。從錯誤中學習，下次就不會再錯。

導師秋明說，為人師表，心胸要闊。假如一個同學選擇在下課前，剪爛自己的創作，我們容許嗎？要育人，就要容得下這個空間。我們能否接受，學生上完十堂課之後，沒有既定「成果」，甚至「失敗」？

如果教育的成功，是以學生是否開心去量度，香港又有幾多間成功的學校？

「我鍾意返學！」這一句說話，我在堅二小學聽過許多次，回想起來，我自己也未曾講過。謝謝老師，更謝謝同學，讓我在畢業這些年之後，能夠一起感受鍾意返學是什麼一回事。❶

